

摹拟词语音交替与音义关联的跨语言考察

——以蒙古语、朝鲜语、日语、汉语为例*

阿茹汗 崔 健

[提要] 摹拟词的音义之间存在特殊的象似性关联,但这种关联是音系系统制约下的关联,而音系系统因语言而异,因此具体的制约呈现类型差异。蒙古语、朝鲜语、日语中语音交替既是构成摹拟词的主要手段,又是反映象似性的主要手段,但具体的制约呈现类型差异。汉语因其音系的特点,采用另一种手段表达象似性关联。

[关键词] 摹拟词 语音象似性 音义关联 音系类型

一 引言

摹拟词包括拟声词和拟态词。摹拟词的音义之间存在特殊的象似性关联(非概念意义的关联)(特拉斯克 2000),即摹拟词是任意性的例外现象。非概念意义上的关联,使摹拟词处于既不同于一般的实词,也有别于功能词的特殊地位。

音义象似性关联并非凭空产生。Ohala(1994)指出音义关系有其一定的神经和认知基础。王铭玉(2015)认为,音义关联是人们基于经验的“理性强迫”,即使用上的“意义倾向性”使然的必然结果。Egbokhare(2001)则认为摹拟词音义关系反映了说话者评价物理世界的方式,如元音倾向于表达密度和分子特性,辅音倾向于表达实体的几何倾向和材料属性等。

但是,这种象似性关联又是语音系统制约下的关联,语音系统因语言而异,因而具体的制约呈现类型差异。Lyons(1977)指出,拟声词必须适应于特定的语音系统,而不是直接地模仿它们所代表的那些声音。语音象征手段受制于特定的语音系统,而且语音系统的制约是系统性的,不是个别的,更不是偶发的。

摹拟词因其特点,早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相关研究主要限于特定语言,跨语言比较也多止于宏观介绍,鲜有系统的考察。本文拟以蒙古语、朝鲜语和日语为主要样本,考察阿尔泰语系语言摹拟词音义象似关联的特点。关于朝鲜语和日语的系属,学界尚有争议,本文暂从阿尔泰语系说。本文选择这三种语言为考察对象,是因其摹拟词的具体差异具有独特的类型样本意义;而汉语摹拟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有助于深化对摹拟词类型特点的认识。

跨语言研究表明,象似性关联的表达手段呈现多样化,主要有语音交替、长音化、高低音调对立、音节前后置换、使用特定辅音结构等不同手段;阿尔泰语言则以语音交替为主。

* 本文曾在“《民族语文》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 2019.10.12-13)上宣读,与会专家和同行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文中错漏概由作者负责。

鉴于此, 本文的考察以语音交替为主。

二 完全重叠式摹拟词的语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一) 元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力提甫·托乎提(2002)指出, 阿尔泰语言摹拟词元音的交替出现在宽元音和窄元音或后元音和前元音之间。由于响度的不同, 宽元音和后元音比起窄元音和前元音来讲, 可表示声音更大或特征更明显的现象。

我们以《二十一卷本辞典》(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 1977)、《蒙古语词根词典》(斯钦朝克图 1988)、《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蒙日拟态词词典》(仁赛玛 2000)为对象, 来考察蒙古语的元音交替。几本词典收录蒙古语摹拟词 1638 个, 其中拟声词 611 个、拟态词 1027 个, 可分为三种情况^①:

A. 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表 1 蒙古语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阳阴性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a/o/u : e/ö/ü	χa χa : xe xe	笑声	大、高、粗、密、近 : 小、低、细、稀、远
	χab χab : xöb xöb	犬吠声	
	luγ luγ : lüg lüg	砰砰	
	γung γung : güng güng	嘟嘟囔囔	
	amsay amsay : emseg emseg	没有牙的人咬物状	
	orbong orbong : örböng örböng	毛发飘动状	

B. 阳性元音和中性元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表 2 蒙古语阳性元音和中性元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阳中性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a : i	šard šard : šird šird	嚓(扯破声)	大、高、粗、密、近 : 小、低、细、稀、远
	lay lay : lig lig	哈哈笑声	
	čar čar : čir čir	嚓嚓(草虫飞行声)	
	γang γang : gīng gīng	哼哼	
	pas pas : pis pis	爆裂声	

C. 阳性元音和阳性元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表 3 蒙古语阳性元音和阳性元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阳性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a :	anib anib : onib onib	眨眼状	大、高、粗、密、远 :
	payday payday : poγdoγ poγdoγ	走路状	

^① 蒙古语书面语的音标采用了国内外蒙古语学界通用的音标转写字母。除举例外, 行文中以 g 赅 g、γ。

o	palang palang : polong polong	落水声	稍小、稍矮、稍细、稍疏、稍近
	ɣang ɣang : ɣong ɣong	打钟声	
	taʂ taʂ : toʂ toʂ	打碎石头的声音	

蒙古语摹拟词以双音交替为主，但也有三音、四音的系列交替（Ц•Өнөрбаян 2000）。如表 4、表 5 所示：

表 4 蒙古语三音交替

三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a : o : u	tarčiy : torčiy : turčiy	突突声	大 : 中 : 小
a : o : e	dar : dor : der	喧闹声	
a : u : i	čang : čung : čing	锵锵声	
a : o : i	šay : šoy : šiy	喳喳叫、啧啧声	
a : o : u	bar : bor : bur	河水激流声	

表 5 蒙古语四音交替

四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a : o : u : i	ɣard : ɣord : ɣurd : xird	磨牙声	大 : 中 : 小 : 最小
	dang : dong : dung : ding	叮、咚声	
a : u : ü : i	ɣang : ɣung : xüng : xing	铮、当	

可见，蒙古语拟声词中，元音的响度大小与语义程度差异相对应。阳性元音“a、o、u”与“大、高、沉重、粗、密、近”等关联，阴性元音“e、ö、ü”和中性元音“i”与“小、低、轻微、细、稀、远”等关联。其中，最典型的是阴阳元音的交替。

朝鲜语摹拟词中也有十分整齐的元音交替。阴阳元音交替构成一组对立，阴性元音表达“大、重、暗、慢、钝”，阳性元音表达“小、轻、亮、快、锐”（牟廷烈 2001）。例如：

表 6 朝鲜语摹拟词元音交替与语义差异

阳性与中/阴性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ε : i	mekkuul : mikkuul	滑溜溜状	小而轻的物 : 大而沉
o : u	pokuul : pukuul	水沸声	小沸 : 大沸
a : ə	sakak : səkək	嘎吱声（吃苹果时）	声音小而清脆 : 大而沉
ε : e	təkul : tekul	打滚状	大而硬 : 小而硬

表 7 朝鲜语摹拟词阳性与中/阴性元音交替与所表语义

元音性质	元音符号				语义
中性元音	i				大、重、暗、慢、钝
阴性元音	e	ü	ə	u u	
阳性元音	ε	ö	a	o	小、轻、亮、快、锐

根据田守（1991）及田守、Lawrence Schourup（1999）的考察，日语摹拟词中元音交替较少，主要见于 a 和 o。

A 类：单音节摹拟词间的元音交替。例如：

表 8 日语单音节摹拟词的元音交替

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a : o	gaan : goon	铁器相碰声	大 : 小
	baan : boon	猛击声	大 : 小

B 类：双音节及多音节摹拟词间的元音交替。又可以分成全部交替和部分交替两种情况。

a. 元音全部交替。例如：

表 9 日语多音节摹拟词的元音全部交替

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a : o	gasa-gasa : goso-goso	物体的摩擦声	轻 : 重
	bara-bara : boro-boro	粒状物滑落声	大、重 : 小、轻

b. 只有一个音节的元音发生交替。前一个音节元音交替的例子如表（10）：

表 10 日语多音节摹拟词前一个音节的元音交替

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a : o	bari-bari : bori-bori	咬东西的状态	大口（咬）：小口（咬）

后一个音节的元音交替，如表（11）：

表 11 日语双音节摹拟词第二个音节的元音交替

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a : o	botaQ : botoQ ^①	球状物掉落声	大 : 小

（二）辅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摹拟词中的辅音交替也比较常见，但辅音可交替的范围比元音交替窄一些，这与辅音的发音特征有关。辅音交替分为词首辅音交替和词末辅音交替。

1. 词首辅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蒙古语摹拟词词首辅音交替主要涉及清塞音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以及擦音的清浊对立。响度高的辅音和响度低的辅音也可以交替。词首辅音交替主要见于拟态词。例如：

表 12 蒙古语词首辅音交替的类型

辅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b : p	bay bay : pay pay	冒烟状	小 : 大
	bayday bayday : payday payday	走路状	小 : 大
t : d	tong tong : dong dong	敲打声	小 : 大

^① 日语摹拟词举例中“Q”表示促音、“N”表示“鼻音（拨音）”、“Ri”表示“り”。

x : g	xilab xilab : gilab gilab	斜眼状	小 : 大
s : ʃ	sim sim : ʃim ʃim	刺痛感	轻 : 重

送气音 p[ph] 和不送气音 b[p] 交替后表示“冒烟”大小程度差异和不同身高的人“走路”状态的差异；送气音 t[th] 和不送气音 d[t] 交替后表示“敲打声”的大小程度差异，其余类推。需要说明的是，蒙古语摹拟词词首辅音的交替没有词末辅音交替发达。

朝鲜语摹拟词词首辅音构成整齐的三元对立，这是朝鲜语辅音交替的一大特点（박동근 1997）。三元对立指不送气（无标记）、送气、紧喉音的交替。摹拟词词首辅音也有二元对立，但所见仅有 s : ss 的交替，如 səkək : ssəkək “吃苹果时嘎吱声小 : 吃苹果时嘎吱声大”。牟廷烈（2001）认为边音 l : ll 也构成二元对立，但这种对立主要是发音时第一个音节的收音 [l] 和第二个音节的首音 [l] 紧邻造成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辅音对立。

表 13 朝鲜语词首辅音二元对立和三元对立与语义差异

喉音特征	辅音					语义差异
无标记	s	k	t	p	tʃ	普通（无标记）
紧喉	ss	kk	tt	pp	tʃʃ	强烈
送气		kh	th	ph	tʃh	粗硬

朝鲜语三元对立可表达“普通、强烈、粗硬”的语义级差。例如：

表 14 朝鲜语词首辅音三元对立

辅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k : kk : kh	kalaŋ : kkalaŋ : khalaŋ	呼噜呼噜（气管有痰声）	普通 : 强烈 : 粗硬
t : tt : th	təltəl : ttəltəl : thəltəhəl	吱吱嘎嘎（如牛车走动声）	
p : pp : ph	piŋkml : ppiŋkml : phiŋkml	旋转状	
tʃ : tʃʃ : tʃh	tʃalkak : tʃʃalkak : tʃhalkak	喀哒（锁锁声）	

根据田守（1991），日语词首辅音有清音和浊音的对立，浊音是清音的强调形。例如：

表 15 日语摹拟词词首辅音清音和浊音对立

清浊辅音对立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k : g	katakata : gatagata	连续碰撞声	轻、快、小、细 ： 重、慢、大、粗
	karakara : garagara	坚硬物体倒塌声	
	korokoro : gorogoro	滚圆滚圆	
	kaNkaN : gaNgaN	敲打声	
	kirakira : giragira	闪烁状	
shi : j	shiyuu : jiyuu	液体冒出状	
	shiyaashiyaa : jiyaajiyaa	电器等物体发出的声音	
s : z	sakusaku : zakuzaku	搅拌声	
	sarasara : zarazara	薄物轻触声	

p : b	paNpaN : baNbaN	猛击、破裂声	
	pasapasa : basabasa	摩擦声	
	parapara : barabara	粒状物散落声	
t : d	toNtoN : doNdoN	事物进展顺利状	

2. 词末辅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蒙古语摹拟词词末辅音交替非常发达，主要见于拟态词。同一词根后的辅音交替构成庞大的同义摹拟词群。和元音交替类似，词末辅音的交替也分为二音交替、三音交替和四音交替。二音交替主要见于 g 和 ng[ŋ]、s 和 g。如表 16：

表 16 蒙古语词末辅音二音交替

词末辅音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g : ng	аγсаγ : аγsang	一拱一拱状	快 : 慢
	улчаγ : улčang	一颤一颤状	
	налчаγ : nalčang	疲倦地走路状	
s : g	öčös : öčög	频频动弹状	
	аγjas : аγjaγ	一抽一抽状	
	namus : namuγ	颤颤悠悠状	
s : ng	үрčis : үрčing	(眉毛、面部肌肉)抽动状	

词末三个辅音的交替主要见于 s、g、ng 或 r、s、g。例如：

表 17 蒙古语词末辅音三音交替

词末辅音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s : g : ng	irjas : irjaγ : irjang	龇牙咧嘴地	快 : 慢
	χajas : χajaγ : χajang	一瘸一拐地	
	urbas : urbaγ : urbang	一翻一翻地	
	naiγus : naiγuγ : naiγung	摇摇摆摆地	
	nemes : nemeg : nemeng	颤悠悠、软绵绵	
r : s : g	ömör : ömös : ömög	(圆鼓物)一拱一拱地	
	bontor : bontos : bontoγ	(嘴巴)一瘪一瘪地	
s : b : ng	ulas : ulab : ulang	火光闪烁状	

词末四个辅音的交替主要见于 s : g : b : ng。例如：

表 18 蒙古语词末辅音四音交替

词末辅音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s : g : b : ng	anis : aniγ : anib : aning	眨眼状	快 : 慢
	atus : atuγ : atub : atung	一缩一缩地	
r : s : g : ng	nabtar : nabtās : nabtaγ : nabtang	呼扇呼扇	

在我们收集的 1027 个拟态词中，常见的是二音交替和三音交替，四音交替较少，即三音交替 > 二音交替 > 四音交替。不同的词末辅音交替呈现语义程度差异。例如“ani”附加不同的词末辅音 s : g : b : ng 表示“眨眼”状态的速度差异，例如最快、较快、快、慢等差异。“atu”附加不同的词末辅音（s : g : b : ng）表示“一缩一缩地”动作幅度的差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前文已经提到蒙古语词首、词末辅音交替主要见于拟态词。拟声词的词首辅音和词末辅音也存在类似语音交替的现象，但除极少数情况以外，拟声词辅音变化所构成的是不同的、新的拟声词，而非表达语义差异，像 bor bor : por por 里 b : p 的交替表示“水沸声大小”的程度差异这样的拟声词并不多见。在这一点上，拟声词和拟态词形成对照。

拟声词词首辅音的变化，构成摹拟不同发声主体所发声音的拟声词。例如：

xer xer “①咯吱咯吱（嚼硬物声）；②咳儿咳儿（咳嗽声）”
ser ser “飒飒、习习、瑟瑟（风声）”
der der “儿儿（赶驴时吆喝声）”

拟声词词末辅音的变化，构成摹拟不同发声主体所发声音的拟声词。例如：

χab χab “汪汪声（狗吠声）”
χal χal “大声兴奋地说话状”
χad χad “开心且大的笑声”
χar χar “卡吱卡吱”的响声

和蒙古语形成对照，朝鲜语摹拟词词末辅音的交替没有词首辅音交替发达。根据朴东根（박동근 1997）的考察，朝鲜语摹拟词词末辅音交替中最常见的是 k : ŋ 的交替和 l : s 的交替，且大部分为拟声词。例如：

表 19 朝鲜语摹拟词词末辅音交替

词末辅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k : ŋ	ʃharkatak : ʃharkataŋ	开锁声	[+瞬间][+响亮] : [-瞬间][+响亮]
	uərkək : uərkəŋ	呕吐时用力	
l : s	kkopul kkopul : kkopus kkopus	物体弯曲貌	[+完整] : [-完整]
	kkatʃhil kkatʃhil : kkatʃhis kkatʃhis	物体平面粗糙	

日语和蒙古语、朝鲜语呈现较大的差异。根据田守（1991）的研究，日语的交替主要见于促音和非促音、鼻音和非鼻音的对立。例如：

表 20 日语促音和非促音的交替

促音非促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Q : Ri	koroQ : koroRi	物体滚动貌	大 : 小
	zabuQ : zabuRi	跳入水中的声音	大 : 小
	bokiQ : bokiRi	突然折断声	大 : 小

表 21 日语鼻音和非鼻音的交替

鼻音非鼻音交替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N : Ø	zabuNzabuN : zabuzabu	跳入水中的扑通声	慢 : 快
	koroNkoroN : korokoro	滚动声	重 : 轻

我们注意到, 汉语拟声词也有语音交替和语义程度的对应关系。例如:

表 22 汉语摹拟词语音交替和语义程度差异

元音	举例	语义差异
a : e	哈哈笑 : 呵呵笑	大 : 小
	嘎嘎笑 : 咯咯笑	大 : 小
a : o	潺潺流水 : 泉水淙淙	大 : 小
	铛铛敲门 : 咚咚敲门	大 : 小

a 响度大, e 响度小, 表示声音大小或高低差异。姚占龙 (2006)、李劲荣 (2006) 考察了汉语 ABB 式拟声词与响度原则的关系。如果 BB 是拟声词语, 可以根据 BB 的音响度来确定词语的量级差别。一般而言, BB 的音响度越高, 该词语的量级相对也就越高; 反之, 该词语的量级也就相对低一些。例如:

笑哈哈 > 笑呵呵 > 笑嘻嘻 > 笑咧咧 > 笑吟吟;

气呼呼 > 气吁吁 > 气咻咻;

闹嚷嚷 > 闹哄哄

汉语虽然也遵循响度原则, 但远没有蒙古语、朝鲜语、日语那么整齐和系统, 因此必然出现不对称。例如:

ABB 式:	轰隆隆	honglonglong	*honglanglang
	叮铃铃	dinglingling	*dinglonglong
	哗啦啦	hualala	*hualulu
ABAB 式:	轰隆轰隆	honglonghonglong	*hanglanghanglang
	乌央乌央	wuyangwuyang	*wuyongwuyong
A 里 (哩) CD 式:	呜哩哇啦	wuliwala	*wuliwulu

据观察, 汉语拟声词中也有辅音交替现象。例如:

表 23 汉语拟声词的辅音交替现象

辅音	举例	语义差异
g : k	咣当一声 : 哐当一响	清而脆 : 大而沉
b : p	叭叭两枪 : 啪啪两枪	清而脆 : 大而沉
d : t	嘟嘟 : 突突	清而脆 : 大而响

g[k] 和 k[kh]、b[p]和 p[ph] 之间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对应于声音的大小。但缺乏系统的语音交替机制, 语音交替现象不可能普遍, 因此必然采用其他补偿手段表示级差, 主要是使用重叠式, 而且重叠式的类型也较为复杂,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 ABB 式。有些 ABB 式之间存在的语义程度级差, 表面上看起来和辅音交替有关, 其实不然。姚占龙 (2006) 指出只要

B 或 BB 和 A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意义上的联系,那么这类 ABB 式词语所表示的 A 的程度就将超过同组的其他词语。如果同组词语的 B 或者 BB 都与 A 有语义上的联系,那么可以根据 B 或者 BB 的意义的不同进行区分。BB 本身的量级高低决定同根 ABB 式状态形容词的量级高低。例如(选自《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 (1) a. 气冲冲:形容非常生气的样子; b. 气鼓鼓:形容生气的样子。
(2) a. 急匆匆:非常匆忙的样子; b. 急巴巴:急迫的样子。

从《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的释义来看,“气冲冲”的程度比“气鼓鼓”深,“急匆匆”的程度比“急巴巴”深。“冲冲”和“鼓鼓”、“匆匆”和“巴巴”不是通过辅音的交替,而是用叠音来呈现意义的差异的。可见,汉语重叠式的语义程度级差主要取决于叠音部分本身的词汇意义。因为音系制约,汉语不大可能采用语音和谐型语言那种交替策略,而必然强烈倾向于使用不同的叠音形式。

如上所述,语言中摹拟词语义程度的差异会通过阴阳元音交替以及词首、词中、词末辅音交替等来体现,但有的语言也会使用长音化、高低音调对立、音节前后置换、特定辅音结构等手段来区别摹拟词的语义程度,并构成庞大的摹拟词词群。

根据田守(1991)的研究,日语用长音和非长音对立来表达程度差异。例如:

表 24 日语长音和非长音对立表达语义程度差异

长短音对立	举例	基本义	语义差异
i : ii	gachiN : gachiiN	金属浊重声	短 : 长
	kachiN : kachiiN	金属碰撞声	
	piQ : piiQ	跳跃声	
u : uu	puN : puuN	气味扑鼻状	弱 : 强

拟声词中元音长音化是比较常见的,长音表程度的强化。Waida(1984)把促音、鼻音(拨音)、长(元)音、Ri(り)、重叠等视为为拟声词标记(onomatopoeic marker)。双音节拟声词通过重叠或者添加鼻音、促音、长(元)音、Ri(り)构成新的多音节拟声词。

摹拟词倾向于表达“情感/主观色彩”(Anttila 1977:16),因为它们的含义和形式比“正常词”(非摹拟词)更模糊,所以说说话者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形式对它们进行解释。对于摹拟词而言,语音相似性和语义动机至关重要,不同的词源形式与说话人的认知和头脑中的联想有关。

三 变音重叠式摹拟词的语音交替与语义程度

第二部分考察了完全重叠式的语音交替现象,涉及的是不同摹拟词之间音段成分的交替。而变音重叠式所涉元音或辅音音段交替则是发生在同一个词内部的不同音节之间,主要表示“不规则”的意义。蔡琬(채완 1987)指出,朝鲜语变音重叠式的功能在于通过最小的语音交替实现音义对立的最大化。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一) 变音重叠式元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蒙古语摹拟词变音重叠式的元音交替相对发达。阴性元音、阳性元音和中性元音都可以

交替。例如：

表 25 蒙古语摹拟词变音重叠式的元音交替

元音	举例	语义
a : i	ɣalang gilang	铁器响声
i : a	xixung xaxung	吱吱嘎嘎声
a : ü	barus бүрүс	恍恍惚惚地状
ü : a	göldege ɣaldaya	粗大肥胖状（牛等）
a : o	šagır šogır	吱吱咯咯声
ö : a	bögel bayal	凑合凑合地
e : ü	tentür tüntür	趑趑趑趑地
e : o	gexing ɣoxing	（头）一点一点地，点头哈腰地

元音交替中，最常见的是 a 和其他元音的交替。a 可以和除 e 以外的所有元音交替，其次是 i、e。

朝鲜语变音重叠的元音交替指第一个音节和第三个音节的元音对立。具体而言，指“i : ε”“i : a”的高低对立（손달임 2011）。

表 26 朝鲜语变音重叠的元音交替

元音	举例	语义
i : ε	sinɕun seɕun	忐忑状
	pittul pettul	弯曲状
	tikjak tɛkjak	推搡状
i : a	ɕɕikurak ɕɕakurak	拌嘴状
	hiɲttun haɲttun	糊里糊涂状

日语变音重叠的元音交替指两个音节的元音都发生变化，且主要发生在元音 a 和 o 之间。

表 27 日语变音重叠的元音交替

元音	举例	语义
a : o	gasa goso	枯叶、纸等摩擦声
	gata goto	重物碰撞声
	kara koro	呱呱呱呱脚步声
	kata koto	坚硬物碰撞声

根据田守（1991）的研究，日语变音重叠摹拟词是由两个近义摹拟词各取其第一个音节（莫拉 mora）组合而成的。例如 gasa goso “枯叶、纸等摩擦的声音”是 gasa gasa “沙沙的声音”和 goso goso “嘎吱嘎吱声”的第一个音节组合构成的。其余可类推。

（二）变音重叠式辅音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蒙古语摹拟词变音重叠式前后两部分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差距较大，且多见于鼻

音和擦音、塞音和擦音之间。例如：

表 28 蒙古语摹拟词变音重叠式前后两部分音节首辅音的差异

辅音	举例	语义
n : s	nabtang sabtang	衣衫褴褛状
b : s	bambay sambay	软鼓物颤动状
š : γ	šord γord	口角或背后议论声
č : g	čis gis	大声笑谈
χ : d	χaibang daibang	摇摇晃晃地
γ : č	γab čab	敏捷的、利索的
m : t	maitay taitay	一颠一跛地
t : y	tatab yatab	束手束脚地

朝鲜语通常在第一音节和第三音节的词首辅音呈现“Ø : C”的对立，即通过“零辅音 : 辅音”的对立来强化[+不规则]的强度。

表 29 朝鲜语第一音节和第三音节首零辅音与辅音交替表达[+不规则]义强度

零辅音与辅音	举例	语义
Ø : ŋ	omok ŋomok	凹陷状
	aki ŋaki	亲昵状
Ø : k	ubul kupul	弯曲状
Ø : b	urkut bulkut	花花绿绿
	orrok borrok	凹陷状
Ø : m	əntul məntul	物体表面不平状

蒙古语元音起首的拟声拟态词也可以通过前后两部分起首音节零辅音与辅音对立强化语义程度，即后一部分起首音节增加音节首辅音。例如：

表 30 蒙古语摹拟词元音起首与增加音节首辅音对立强化语义程度

零辅音与辅音	举例	语义
Ø : t	aibang taibang	深一脚浅一脚摇摆状
Ø : š	anib šanib	眨巴眨巴地
Ø : s	emter semter	残缺不齐状
Ø : č	oid čoid	冒冒失失状

日语摹拟词中很少有辅音交替。类似 musha kusha “头发乱糟糟状”的例子相当少见。日语词的音节首偶有“Ø : C”的对立，例如 uro choro “转来转去不安状”。

（三）变音重叠式元辅音同时交替与语义程度差异

蒙古语摹拟词中元辅音可以同时发生交替,但不如单纯的元音交替或辅音交替那么常见。

表 31 蒙古语摹拟词元辅音同时交替表达语义程度差异

元音	辅音	举例	语义
i : a	γ : t	γuibing tuibang	颤悠颤悠地
o : a	γ : č	γoliγ čaliγ	怒视状
a : ü	t : m	taltu mültü	潦潦草草
a : i	š : s	šarčigi sirčigi	踏干叶声

需要指出的是,蒙古语完全重叠式通常没有对应的变音重叠式,但有些完全重叠式有其相应的同义序列变音重叠式,而且几个同义变音重叠式之间也有程度差异。例如,完全重叠式 xilab xilab“眼睛一斜一斜地”通过交替构成 xilab xalab、xilab xolab、xilab čilab、xilab silab 等,表示“贼眉鼠眼,东张西望”类负面义。其程度序列为:

完全重叠式

xilab xilab

变音重叠式: 元音 a : o

xilab xalab > xilab xolab

变音重叠式: 辅音 č : s

xilab čilab > xilab silab

日语变音重叠式摹拟词也有类似现象。主要在第一个音节中出现不同形式。

表 32 日语变音重叠式与语义程度差异

元音	辅音	举例	语义
o : a	t : b	tota bata	砰砰的声音
e : u	p : k	pecha kucha	喋喋不休状
o : u	n : k	nora kura	游手好闲状
e : a	t : p	teki paki	(干脆)麻利状

此类变音重叠式摹拟词中,极少数摹拟词由两个近义摹拟词的第一个音节组合构成,如 tota bata“砰砰的声音”由 tota tota“碰撞声”和 bata bata“吧嗒吧嗒碰撞声”的第一个音节 tota + bata 组合而成。但类推性不强,如 nora kura“游手好闲”并不是由 nora nora(无意义)和 kura kura“头晕目眩”的第一个音节组合而成的。

朝鲜语中元辅音同时交替的现象未见报道,同蒙古语以及其他阿尔泰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形成对照。

汉语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变音重叠,朱德熙(1982)、石毓智(1995)、王洪君(1996)指出,北京话中一个双音节或四音节的拟声词,后一(两)个音核的音响度高于前一(两)个音核的音响度。如摹拟枪声的“噼里啪啦”,其语音形式是“pi-li-pa-la”,从声音的大小来看,显然“啪啦(pa-la)”比“噼里(pi-li)”要大,即低元音 /a/ 的响度大于高元音 /i/。又如:

叽里咕噜 ji-li gu-lu

稀里哗啦 xi-li hua-la

滴里嘟噜 di-li du-lu

汉语因其音系的制约,常见的是“A里(哩)AB”“A不BC”等形式。这两种形式通常用来加深 [+不规则]语义的程度。

四 结 语

摹拟词是音义象似性和音系特点集中交集的特殊词汇类别。阿尔泰语言中，音义象似性和音系特点系统而突出地反映在语音交替上。语音交替主要包括完全重叠式和变音重叠式。蒙古语、朝鲜语、日语和汉语中，两类交替都呈现出具有倾向性的差异。

完全重叠式里，蒙古语和朝鲜语都强烈倾向以阴阳元音交替来表示程度的级差，但蒙古语中阴性元音和中性元音也可以交替。日语虽有元音交替，但主要集中在 a: o。蒙古语和朝鲜语词首辅音和词末辅音都可以交替，但呈现不同的倾向性。蒙古语词末辅音交替比朝鲜语更常见，系统性也更强，朝鲜语词首辅音交替的特点是通过二元对立和三元对立来表现程度的级差，而词末辅音交替仅限于 k: ŋ 及 l: s，且大部分为拟声词。日语词首辅音交替主要通过清音和浊音的交替来表示程度的级差，词末辅音则主要通过促音和非促音、鼻音和非鼻音的交替来区别程度的差异。

变音重叠式中，蒙古语元音交替和辅音交替都常见，朝鲜语则主要通过前后成分音节首的 ø: C 来强化 [+], [-] 级差。日语变音重叠式中语音交替相对少见，更多的是不同重叠式的重新组合，且不具有类推性。

通过比较考察，我们可以把三种阿尔泰语言的语音交替依据其发达程度序列如下：蒙古语 > 朝鲜语 > 日语。事实上，这一序列也反映了它们在音系特征上的典型差异。语音和谐律是阿尔泰语言音系的典型类型特征之一，而语音和谐律主要体现在语音交替上。也就是说，上述差异反映了不同语言间语音和谐律的差异。语音交替在蒙古语摹拟词中既有系统的体现，又有拓展。其他词类的语音交替以元音交替为主，但摹拟词中除了阴阳元音交替以外，还有中性元音和阴性元音的交替，更重要的是有词首辅音的交替和词末辅音的交替。其他阿尔泰语言也与之类似。朝鲜语学界普遍认为，语音和谐只在摹拟词中保存得相对完整，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日语的音系本身比较特殊，语音和谐相对不明显。

汉语和蒙古语、朝鲜语以及日语形成鲜明的对照。汉语因其音系特点的制约，只有非典型型语音交替，类推性相对较差，重叠式类型自然也不同于其他三种语言，其语义程度的级差主要取决于构词语素本身的词汇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劲荣. 2006.《ABB 式状态形容词的量级表现及其成因》，《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2] 力提甫·托乎提. 2002.《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 [3] 牟廷烈. 2001.《韩汉拟声摹态词的异同与语言类型学的差别》，《语言学论丛》第 23 辑第 283-31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4]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蒙汉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5] 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 1977.《二十一卷本辞书》，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6] 仁赛玛. 2000.《蒙日拟态词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7] 石毓智. 1995.《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中国语文》第 3 期。
- [8] 斯钦朝克图. 1988.《蒙古语词根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9] 特拉斯克 R. L. 2000.《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编译组译，北京：语文出版社。

- [10] 王洪君. 1996. 《汉语语音词的韵律类型》, 《中国语文》第3期.
- [11] 王铭玉. 2015. 《语言符号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2] 姚占龙. 2006. 《同根 ABB 式状态形容词及其量级考察》, 《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13] 朱德熙. 1982. 《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 《方言》第3期.
- [14] 田守育启. 1991. 『日本語オノマトペの研究』, 神戸商科大学経済研究所.
- [15] 田守育启、Lawrence Schourup. 1999. 『オノマトペー形態と意味』(日英语对照研究シリーズ6), 东京: くろしお出版.
- [16] 채완. 1987. 《국어 음성상징론의 몇 문제》, 《국어학》16 권. (蔡琬. 1987. 《韩国语音声象征论的几个问题》, 《国语学》第16期.)
- [17] 박동근. 1997. 《현대국어 흥내말의 연구》, 건국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서울. (朴东根. 1997. 《现代韩国语模拟词研究》, 韩国建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8] 손달임. 2011. 《현대국어 의성의태어의 형태와 음운 연구》, 이화여자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서울. (孙达任. 2011. 《现代韩国语拟声拟态词形态及音韵研究》,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9] Anttila, R. 1977. Toward a semiotic analysis of expressive vocabulary. *Semiosis* 5:27-41.
- [20] Egbokhare, Francis O. 2001. Phonosemantic correspondences in Emai attributive ideophones. In F. K. Erhard Voeltz & Christa Kilian-Hatz (eds.), *Ideophon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21] Lyons, J. 1977. *Semantic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2] Ohala, John. 1994. The frequency code underlies the sound-symbolic use of voice pitch. In L. Hinton, J. Nichols, & J. Ohala (eds.), *Sound Symbo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3] Waida, Toshiko. 1984. English and Japanese onomatopoeic structures. *Studies in English* 36:55-79. Osaka: Osaka Women's University.
- [24] Ц·Өнөрбаян. 2000. Орчн цагийн монгол хэлий үйл үг бүтэх ёс. Улаанбаатар.

Phonetic Alternation and Sound-meaning Connection: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Ideophones in Mongolian, Korean, Japanese and Mandarin Chinese

Aruhan and CUI Jian

[Abstract] An iconic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ideophones. Iconicity is constrained by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a language; hence types of phonetic iconicity vary with languages. This paper shows that phonetic alternations are adopted as both means of ideophone formation and signals of iconicity in Mongolian, Korean and Japanese, with patterns specific to each language. We also find that a different strategy is used in Madarin for expressing iconicity.

[Keywords] ideophone phonetic iconicity sound-meaning connection phonological type

(通信地址: 阿茹汗 100013 北京 民族出版社
崔 健 100083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